



品读经典
支英琦专栏



支英琦,生于乡村,长在城市,长期从事报纸新闻工作。曾出版专著《岩石与火焰》、《简单的生活》、《画与话》、《清塘荷韵》等。现为大众报业集团社委委员、高级记者,山东新闻大厦董事长。

目师华山寻奥境

元朝的背影远去了,大明王朝大步走来。

隐逸的文人雅士纷纷走出山林,抬头望望天空,舒展一下筋骨,准备做一些新的事情了。

朝代的更迭,似乎必然伴随着画风的转变。愤然于元代困园日久的他们,不再是一味的萧散野逸,不再是一味的淡雅澄静,久违了的马远、夏圭“大斧劈”迎面而来。

山水写意的情致,并不能遮蔽写实的壮美,明初的画家们,开始领悟到“师造化”的真谛,他们有意无意地把目光越过元代,仰望宋人山水的高耸与遼远。

王履,字道安,又号抱独老人,是一位中国绘画史上虽多少有些寂寞,但不可或缺的重要画家。在元明之交的画风转型期,有着昭示绘画演化方向的特殊意义。

其实,王履早年并非画家,而是一位富有学养的医生,行医之余,博览群书,精研绘事。洪武初年,他采药到了华山,冒险登华山绝顶,以纸笔自随,遇胜写景,得四十余图。游山归来后,又反复斟酌,几易其稿,半年后完成了《华山图》画册的创作。《华山图》图册共六十六开,其中,画四十开,记八开,题诗加自跋十四开,再现了华山“秀拔之神,雄特之观”及石骨坚凝的

特质,并有浓厚的生活情趣。

打开图册,仿佛走进了西岳华山:重冈叠岭,深涧奔泉,巨石嶙峋,虬松逸树——图册中大量的画面,着力突出了华山的奇崛与险峻。同时,兼顾了华山巍然神秀的其他景致,或高峻,或幽静,或深邃,或巍峨,都有着让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。有的图页,还记叙了旅途的活动场景,抒写画家酣畅的游兴。作为一组以写实、造形为致力重点的绘画作品,王履在画面上既具体而细微地刻画了华山的峻拔气势,又运用云雾烟水的虚幻效果加以映衬和烘托,就有了虚实相生、景少意深的意境之美。

不是院体的专业画家,也就少了章法的拘束。《华山图》中,王履的山石,多以浓重墨笔勾勒,简括到似乎仅剩轮廓线,但山石的敦实硬朗尽显笔端。略施淡墨的小斧劈皴,疏松而劲健,连擦带染,醒出石的结构和层次。王履一般不作丛树,只在石之折转处加丛点以示木叶,松树则来自马远的画风,秀逸挺拔。王履的笔墨是独到的,虽然那些刚硬挺拔的线条、疏密有致的皴法,都可以看到马远、夏圭的印记,然而,《华山图》整体的面貌,更强调了写实,一景一物,都来自具体可感的物体,绝非“一角半边”的

直到现在,想到华山,晃悠在眼前的还是王履的《华山图》……



宋人图式。王履画的,是自己眼里的华山,他,发出了著名的“吾师心,心师目,目师华山”的绘画声音。

多么壮美的华山,或秀挺于蓝天,或出没于云海。想当初,王履一定是经历了路途的风风雨雨,才看透了山里的风云变幻,也一定是沉醉其中、流连忘返,才把华山的山水之胜,用册页的形式生动再现出来。而他想不到的是,这些在他看来更多是纪行畅怀的图册,会成为享誉画史的山水游观佳构。

前些年的春天,有朋友邀我去爬华山,遗憾忙于事务未能成行。后来,友人把在华山拍的一大沓照片拿来给我看,不得不慨叹,现代数码技术把华山的景物纤毫毕现地记录下来,也算精美,也算专业,但不知何故,总感觉照片里的华山少了些什么。直到现在,想到华山,晃悠在眼前的还是王履的《华山图》,那一页页用笔墨皴擦渲染出来的画面,虽然在岁月流逝里早已泛黄,但感觉比之机器出来的照片更有生气,更可以养眼。

小浮生
安宁专栏



安宁,生于泰山脚下,80后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,代表作《蓝颜,红颜》、《聊斋五十狐》、《见喜》等。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

陈年讲义

如今守着每节二三十块钱的课时费过清贫日子的大学教授,少之又少,除了课下办班、做第二职业,教授们更多的是明星走穴般地四处讲课。只要有教授的名头在,再加上一大堆自己说不清的荣誉光环,那上课时的一份陈年讲义,从南到北,十几所大学讲过来,至少可以挣上几万块的讲课费。作家们一本书可以吃一辈子版权,而当下的某些教授,也可以一份讲义吃遍大学,甚至,吃上十年也没问题。

在京城读书时曾仰慕一声名颇盛的教授,常常坐很远的公交车去蹭他的课,他却在第一课堂上极力劝说我们,只选修他的一门课就足够了。那时我总以为他是谦虚,并因此对他更生了一层敬仰,在得知他的学生们上完一个学期都自觉地不再选修之后,常常觉得遗憾,想如果我在这所学校,一定蹭完4年中他的所有课程吧,否则,

就白白浪费了大学时光。后来因为很多原因,只听了几次课,就再没能有机会蹭课。所以在得知教授要来省城讲座之后,那点未了的心愿让我推了所有事情赶过去,我甚至还游说了几个周围的同事,试图让他们跟我一样体会当年读书时的激情。行前我还特地从网上购了一本教授几年前的旧书,打算让他签名留念。

但忐忑不安地坐定之后,没过五分钟,我就心生失望。大屏幕上,那个几年前熟悉的PPT课件,像一位结下梁子的旧相识,讪笑着我的热情和好心。同样怀着巨大期待的同事,回头看着我手里的旧书瓮肩摊手,又发短信给我说:难为他老人家几年如一日,守着这份讲义四处奔波讲课养家糊口了。我看了又羞又愧,好像那偷工减料、骗人钱财的成了自己,也在那一刻,忽然明白了那时为何这位教授不希望学生们连着选修他的课程,却原来

原来我们拷的不是教授们的讲义,而是人家的财路……

是他偷懒,一份讲义,从春讲到冬,差一点就成了传世珍宝。

我终究还是礼貌地听完了那堂课,就当自己重温了那段早起蹭课的大学时光。但到底没有将完整包含此次讲义内容的旧书拿去签名,怕让教授难堪脸红,并以为我是故意揭短,此后记下我的姓名,真的结了梁子。

不过讲给另外一个同事听,他却觉得我们少见多怪,说大学时他曾拿了课堂笔记回家,恰好被年长自己十岁的哥哥看到,哥哥翻后惊呼,竟然跟他当年所记一模一样,并当场评价:还是大学教授这职业牢靠,全无数收年景,只要肯辛勤播种种子,此后年年可以站在树下,摘那累累硕果,一直到半截入土,也无需更换教案,所谓的继续教育,原来对老师这行完全无用。

以前去听讲座,常常不能明白,为何某些教授不喜欢听众用U

盘拷下讲义,看到下面相机啪啪作响拍下课件,还会以不习惯闪光灯为由,止住此等行为。我自己做了老师后,看到学生不记笔记,心急如焚,总是将课件强迫他们去网上下载,才能放下下心来,并因此认定那些讲座上不肯分享讲义的教授们皆太过自私,不能称之为合格的人民教师。而今才终于明白,原来我们拷的不是教授们的讲义,而是人家的财路,一旦被更多的人偷窥了自己的葵花宝典,那独门功夫毁掉了,只能是自己面前原本可以通往更远处的美好“钱”程。

所以那些教授大约最怕百度文库,那课件一上了网,再去哪个大学圈钱,没有点儿沿课件主干生出更多枝杈的本领,怕是在上面讲着呢,下面微博就已经如火如荼地批开了他。而唯一的办法,当然是拒绝拷贝,让那陈年的讲义酒一样存在自家地窖里,自斟自饮,欢畅无比。

纸春秋
路也专栏



路也,毕业于山东大学,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,著有诗集、散文随笔集、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。

文学的芦蒿与吃的芦蒿

我知道这最轻最淡的香是一条大江边上最早的春天,是六朝弥漫的烟水。

对于芦蒿这种可以当菜吃的野生水生植物,最初的认识是从文学作品中的。先是苏东坡那首《惠崇春江晚景》: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,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在这短短的二十八个字里面,竟写了三种很好吃的东西,两种是长在江边的嫩生生的时令野菜——蒌蒿(注解里说也叫芦蒿)和芦笋,还有一种是河豚,虽说那种鱼有毒,烹饪时如果处理得不够好,会致命的,但由于它的肉质过于鲜美,使人顾不得身家性命而愿去一吃,以身试毒。这首诗中既有维生素又有蛋白质,阅读时所引起的生理反应已经超过了精神上的审美愉悦,禁不住会流出口水来。

后来又读到那首写追求汉水游女而终于失望的恋歌《诗经·国风·汉广》,里面有这样的句子“翘翘错薪,言刈其蒌”,这里面的

“蒌”在现代注解里也说蒌蒿即芦蒿,嫩则可食,老则为薪。但诗经里面没说拿芦蒿来吃的事情,看来诗经时代的人们没有把芦蒿当成可吃的菜,只是当了柴火。读此诗联想起前看的苏东坡的诗里也提到芦蒿,还是觉得苏东坡的那些嫩嫩的可爱的芦蒿更可爱。由此可见人们对芦蒿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。

再往后在《红楼梦》里竟也读到了吃芦蒿的事。是在第六十一回里提到的,小燕说“晴雯姐姐要吃芦蒿”,柳家的忙问是用肉炒还是用鸡炒,小燕却说,“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,少搁油才好。”读到这里禁不住又想起芦蒿的美味来,看到了曹雪芹时代,芦蒿早就被认识到是可以吃的了,我认定连我喜欢的晴雯都爱吃的东西一定是不俗的好东西。

北方是没有芦蒿的,据说芦蒿



本为南京所特有,后来才遍及江南各省,芦蒿为野生,到后来才渐渐被用来食用,并作为贡品。我对芦蒿的想象持续了许多年,直到去年秋天才在南京的餐馆里吃到芦蒿。我点了一个清炒芦蒿,又点了一盘

清炒芦笋,可惜就差河豚了,如果再有那么一盘清蒸河豚,那就把苏东坡的诗句摆弄齐全了,他那诗的本意在我看来,也不过就是摆了一小桌美味菜肴给我们吃:两素一荤。

我正在吃着的芦蒿已经不是野生在江边的芦蒿了,而是大面积人工种植在塑料大棚里的芦蒿。即便如此,我还是很高兴,但这芦蒿味道是文学的芦蒿的味道还是食用的芦蒿的味道,我竟有些弄不太清楚了。因为我是从文学作品进入对芦蒿的味道的想象和体验的。我只觉得这白瓷盘中轻盈的绿,这一寸寸细嫩茎秆,让我懂得什么叫芳草碧连天,我用北方的牙齿和胃咀嚼并消化着整个江南,我知道这最轻最淡的香是一条大江边上最早的春天,是六朝弥漫的烟水。我真的喜欢这爆炒的原味,只需那么一点点油,一点点盐。